

我们这一代 以奉献为自豪

〇 刘西拉 (1963 届土木)



2004 年春,左起: 刘西拉、俞晓松、江 欢成三位同班同学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

时间过得真快,我们从1957年进入清 华到现在,一个甲子过去了!

60年前,我们同学之间彼此还能比出个大小,有"老陈",有"小王"……现在重回清华园,可一律都被称为"X老""Y老"了。校园里遇到一批批的学弟学妹,瞅他们那个精气神儿,听他们谈起事业的跌宕和成功,真让我们心里有一种被后辈超越的愉快。

"一个甲子"是什么概念?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常常去圆明园遗址吗?那断壁残垣,那一草一木,我们都还记忆犹新。当时,我们看着荒凉的废墟,心中会深深感受到针扎般的难受。但是也会觉得:那是56年前英法联军第二次烧毁圆明园的事,已经很遥远了。可一眨眼的功夫,我们又走过了比56年还要长的一个甲子。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到现在的一百多年

里,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:中国独立了!中国强大了!我们的祖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中央!

我们是"生在旧社会"、"长在红旗下"的一代,现在我们还能和年轻人谈谈童年的记忆:在重庆的山洞里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,亲眼看到上海严冬季节垃圾箱旁边用草席卷着的冻僵的尸体……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,我们真是最幸运的一代,我们见证了满身创伤的国家和民族是怎样从废墟中站立起来,我们经历了伟大的祖国如何一步一步地重新崛起。

大一时我们喜欢一起唱歌,大家特别 喜欢吕远作词作曲的那首《建筑工人之 歌》,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,那歌词仍然 清晰地在我们耳边回响:

从那海滨走到边疆, 我们一生走遍四方。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, 都是我们的家乡。

昨天还是荒凉的原野,今天已是一片楼房。今夜还是漆黑的山谷,明夜就是一片灯光。住着帐篷和土房,冒着山野的风霜。一旦盖好了高楼大厦,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。

前面总是无尽的原野,身后总是崭新 的楼房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,战斗着奔 向前方!

那歌词正表达了我们的心情。我们一辈子赶上的政治运动特别多,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,我们被"折腾"的时间比较

长;但是为了我们的事业,我们一直是勤勤恳恳地学习和工作着。记得1963年春天,大家填写毕业志愿,十个人中有九个第一志愿都填"安达"(大庆)和"西北"。你如果问:"去西北那里?"回答一定是:"服从分配!"反正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!我班的巴图尔说:"在这个时候,如果填个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我可下不了这个笔啊!"

随后,我们就一个个分手、告别,远行而去。孙勤梧去了最远的伊犁,此后35年只回了一次浙江老家,还是因为老妈过世。沈慧去了安达,一个女孩子零下40℃还工作在施工现场,手掌上的皮竟然粘到钢筋上。徐乃祥、王尔其去了西南;一批福建广东的南方同学,甚至连棉衣都没准备就去了北方。还有一批同学去了青海的乐都。这就是我们那一代!作家魏巍曾在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中歌颂那些志愿军战士,说:"他们是历史上、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,第一流的人!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!"我们这一代不也是和这些战士一样吗?

我们应该自豪,因为我们付出了,为了这个民族的振兴,我们踏踏实实、默默无闻地付出了。大家毕业后,不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,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每当同学聚在一起时,大家最自豪的不是名利,不是地位,而是付出。我们中间"杰出"的,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,也不是几个人,而是整整的一代人。我们也很有幸,目睹了祖国的振兴,我们真是幸福的一代!

前几年,清华土木建管系师生参加全校"一二·九"研究生合唱比赛时,我选了一首歌《祖国不会忘记》,大家唱得群情激昂、热泪盈眶,获得了全校第一名,其中的歌词特别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:

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?在滚滚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?

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,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,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,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。不需要你认识我,不渴望你知道我,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。山知道我,江河知道我,祖国不会忘记,不会忘记我。



2017年5月29日,刘西拉、陈陈夫妇(前坐者)与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部分团员参加《出彩中国人》节目录制时留影。他们的演出最后荣获"最高荣誉大奖"